

她从江家湾走来

■丁小玮

记忆

那一年,我来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竹筠的故居位于大山铺镇江家湾,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属典型的川南农民民居。故居门前是一条名为李白河的小河,周围有茂林修竹环绕,背后是官印山,景色十分优美。据记载,此地原名为朱家沟,江家祖上从湖北迁来此地后,逐渐改称江家湾。

江竹筠的诞生地,就是这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她出生于1920年8月20日,小名叫琴娃。琴娃的父亲叫江上林,母亲叫李舜华,还有一个弟弟叫江正榜。家里贫穷,只住着两间简陋的草房。江上林不安于农村田间的辛苦耕作,一直到处奔波谋生,不停地变换职业,在哪里也干不长久,常常是三五年才回家一次,小住几日又走了。李舜华对丈夫的流浪汉习气很失望,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决心尽一切力量把两个孩子养大。

琴娃小时候常和伙伴们到李白河滩玩耍。那里的河水清澈见底,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一天,有位在河边割牛草的妇女突发急病躺倒在地,机灵的琴娃赶紧跑去向大人们报信。大人们赶来,把那位妇女抬到牛背上,紧急送到诊所而使她得救。还有一天,琴娃跟一帮孩子一起下水捞虾米、捉螃蟹。因为河里淹死过人,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就动手打了琴娃,打完后又抱着她哭了起来。妈妈的严格要求,使琴娃自小就懂得如何约束自己。

幼时,去外婆家是一件让琴娃很快乐的事情。外婆和么姨都十分喜欢她这个大眼睛、话不多,却喜欢琢磨问题的小姑娘。么姨上过小学,知道许多发生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事件,总把这方面的故事讲给琴娃听,有时还带她到城里去。在城里,琴娃看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一个肥壮的外国人,为什么要由两个瘦弱的中国人用滑竿抬着,气喘吁吁地跑?沿街都是面带饥色、骨瘦如柴的乞丐,但街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鸦片烟馆、赌博摊子?

琴娃8岁那年,家乡发生大旱灾,农村粮食绝收,很多地方饿死人。这时,琴娃的外婆已到重庆与琴娃三舅李义铭在一起住。她来信叫琴娃的母亲李舜华也带着孩子去重庆。于是,李舜华带着一双儿女离别了江家湾,从此再也没有回去。江家湾,保留着江竹筠的幼年时光,以及人们对儿时江竹筠的记忆。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当地政府部门经过多方查找资料、搜集文物,于2006年底重新修葺了江姐故居。2007年,位于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



江姐上华蓥山(版画) 李少言作

华蓥山横贯川渝,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中共华蓥山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从事武装斗争的根据地。

湾的江姐故居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初,江姐塑像在官印山顶落成。塑像高度依照江姐牺牲的时间1949年11月14日定为11.14米。官印山的石阶一共290级,象征江姐29岁牺牲。如今,这里已被列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党员干部、群众来此追思缅怀。

江姐故居的解说员叫江梦婷,是一名志愿者,本职工作是江姐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江梦婷对我说,她是江姐村的年轻一代,也是江姐的晚辈,志愿当江姐故居的解说员,完全是受江姐精神感染。她十分珍惜这份不拿工资的工作。只要有人来参观,不管人多人少,她都充满热情,认真讲解。为了使自己的讲解更加丰富生动,江梦婷自费买了

不少有关江姐的资料,一有空就认真阅读,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解说水平。

江竹筠的堂侄江志刚,家就在江姐故居后面。他们一家也承担着江姐故居的管理工作。江志刚讲起他们小时候在院场看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事情来,令人感慨万千。

电影《烈火中永生》改编自小说《红岩》。电影中,当演到江姐接受无数次审讯,日日夜夜遭受酷刑,身体被极度摧残时,江竹筠的婶娘陈玉林发出一声哭喊:“天啊,我的琴娃遭的罪太大了……”她这一哭,满场院的社员群众都哭了起来。从江家湾走出去的琴娃、不屈的江姐,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她的苦难也牵扯着家乡父老的心。

江志刚告诉我,自从江姐故居纪念



重走老边沟战斗遗址

(二首)

■李 皓

我一定要说说地窖子
抗联战士最熟悉的藏身之所
一座座密窖
密藏着热血男儿的斗志

地窖子总是低于地平线
风雨交加的时候
它总是沉默不语

当野兽肆无忌惮地出没山林
地窖子里常常会喷出怒火
给狼子野心致命一击

在地平线以下
对于侵略者来说,漫山的密窖
既是陷阱,更是坟墓
老边沟里蹦出来的,都是猛虎

二

每当东北抗联第一军那口铁钟

馆建立后,前来参观和开展教育活动的人逐年增多,还有很多外宾自发前来参观。一位外宾曾对他讲:“江姐不仅是中国的英雄,也是世界的英雄。”

2011年7月7日,江姐故居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当年渣滓洞监狱的看守黄茂才。黄茂才当年是被狱友们感化、争取过来的,为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做了不少好事。此时的黄茂才已是头发斑白、年近九旬的老人,来大山铺是为了祭奠江姐。正值盛夏,黄茂才顾不得天气炎热,挣开陪同人员的搀扶,在江姐铜像前含泪鞠躬,并深情地喃喃道:“江姐,我来看您来了。您是坚强的革命英雄,我永远忘不了您对我的教育之恩!”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黄茂才是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人,家境不太好,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副处长、同村老乡刘重威的安排下进了特务机关,做文书工作。1945年,渣滓洞监狱从川康绥靖公署调人,正好把黄茂才调了过去。就这样,他成了监狱的一名看守。生性善良的黄茂才内心对共产党人比较同情,在与江竹筠的接触中受到感化,于是心甘情愿为狱中的革命者通风报信。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机关查到黄茂才的历史,随即将他抓捕。黄茂才也曾向公安机关申诉过,称自己为狱中的共产党人做过很多事,但由于知道他那些进步行为的人都已经牺牲,他无法自证清白,只能无奈认罪,直到1964年刑满释放。

一晃到了1981年,重庆有关部门突然给黄茂才发来一封信。原来,档案工作人员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他曾为狱中志士传递信件,需要和他进行核实。经过认真调查,最终确认黄茂才是为革命志士传递过信息的人,而不是敌人的帮凶。至此,他终于恢复了名誉。

进了江姐故居,黄茂才边走边回忆他和江姐的故事。当年江竹筠为了感化他,还和女牢的难友共同为他织了一件蓝毛衣。黄茂才细细参观江姐及其家人用过的家具,向人们动情讲述当年关于江姐的点点滴滴。

参观完江姐故居后,老人感慨万千:“今天到江姐故居缅怀,让我无比激动,我永远尊重这些革命者,是他们改造了我!”
(选自自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

在呼啸的山风中
嗡嗡响起
我们禁不住喊起杨靖宇的名字

更多如雷贯耳的名字
在沟壑,在山谷
在石头的另一面
他们面有菜色
眼珠子熬得通红
在冰天雪地里战斗

赵尚志,汪雅臣,宋铁岩,魏拯民
他们都在一面墙上
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汉白玉墙上3104个名字里
第一个叫杨靖宇
最后一个叫隋德胜
第3105个,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
留在汉白玉的空白处



长 征

第 6595 期

感 念

军休所里,秋日的阳光穿过枝叶,落在一张张布满皱纹却依然坚毅的面庞上。那是几年前,92岁的老八路赵清泉,坐在我中间,声音洪亮,目光炯炯。他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身着一身朴素的衣裳,脚穿一双干净的布鞋。只是当他慢慢开口的时候,空气似乎变得凝重。他的讲述把我们带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那时候,艰难啊!”赵老的第一句话,就让人心头一紧。

他的话语像钥匙,打开了尘封在太行山深处的记忆。1940年1月,赵清泉从山西沁县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第129师386旅16团2营2连2排2班,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说起在武乡的岁月,说起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他的声音里有往事的沉重,也有一种穿透岁月的坚定。

关家垵战斗,是赵老记忆中最惨烈的一战。他缓缓回忆,那时3个连合成一个加强连,才有两百余人;一两次战斗下来,能剩下两个步枪班、一个机枪班,就算是“正常”。生与死仿佛只有一线之隔。清晨撤退时,他才发现,背上的洋镐手柄竟被子弹打断。只差半寸,他的头颅就会被打碎。然而,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对此竟浑然不觉。

说着,赵老眼中闪烁起泪光:“我是幸运的。多少战友,身上中弹,耳朵被打穿,腿被打伤,依然不下火线,依然继续战斗。”

赵老最难忘的,是他的李班长。大个子,武乡人。有一次急行军,路过湍急的河流。他不会游泳,被浪头卷入漩涡。生死瞬间,李班长一把拉住他,将他拖上了岸。可是没过多久,李班长却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年仅20岁。说到这里,赵老的声音颤抖,眼圈早已湿润。

他提到,1941年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政治部主任兼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苏精诚在韩壁村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赵老说,每天都有人牺牲。早晨还在一起的战友,晚上可能就不见了;晚上一同行军的伙伴,天亮时或许就不在了。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停下脚步。

“多亏了老百姓啊!”赵老感慨。武乡的百姓送夫送子参军,送粮送布。战士牺牲了,兵员立刻就能在当地补充。赵老的声音沙哑:“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的八路军。”

说起百团大战,赵老的眼睛亮了。“那时候我们打游击战,白天隐蔽在山上,晚上出击。没吃的,就挖野菜根;喝水也很困难……枪林弹雨都不怕,还怕这点苦?”赵老擦了擦眼角,声音哽咽。
战斗的间隙,队伍才能得到休整。有一次,老百姓把舍不得吃的小米拿出来,熬了一锅小米粥送给八路军。在赵老的记忆里,那锅粥比年夜饭还香。

驾驭“铁骆驼”

■吴文昊

人在军旅

军用车站自有一股粗犷之气。铁轨纵横如阡陌,车厢列阵似城垣,其间静卧着几台军绿色的轮式起重机的轰鸣。

他,一个在甘肃河西走廊长大的汉子,轻抚身旁的起吊装备。手掌触及冰凉钢铁的瞬间,3年前的一幕忽地在脑海浮现。那时他初来乍到,第一次见到这台起重机,脱口而出:“好一峰铁骆驼!”起重机伸出的吊臂恰似骆驼修长的脖颈,收放自如的支腿,也像极了骆驼卧地时屈起的四肢。夕阳为巨大的轮式起重机镀上了一层金。他想起家乡戈壁滩上负重的骆驼。正出神时,一只粗糙的大手从身后拍上他的肩膀。

“像骆驼?”老班长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这说法新鲜!走,带你好好认识一下这个老伙计。”老班长领他登上操作室——一方弥漫着机油与金属气息的天地。老班长示意他按下按钮,“铁骆驼”霎时苏醒。第一次操作,他的手有些发颤。老班长不语,握住他的手,带着他感受操纵机械的力度。
最初的日子里,他的操作如同新兵踢正步,显得笨拙。起吊时力道过猛,移动时节奏稍急,吊钩在空中画着歪斜的弧线。“你以为这是在放骆驼?”每当这时,老班长总是严肃地说,“这铁家伙就跟骆驼一样,能负重、能吃苦,甚至能吊起一整节火车。但要想让它听话,你得下真功夫!”

此后,他给自己立下训练要求:厂房内的任一作业面,停靠误差不得超过两厘米;吊钩下挂盛满水的桶,运行途中滴水不洒;操作室内放一碗水,要求全程水波不惊;钩起焊条放入醋瓶口,须在30秒内完成。训练枯燥,但他渐渐学会与这个钢铁伙伴对话。
三载寒暑,从理论学习到实操体会,

太行山的回声

■郭宗忠

棉衣穿了一个冬天,里面早已生了虱子。赵老笑着说:“虱子多了,咬得人感觉不到了。”行军时,脖子上的汗水一抹,就会掉下来好几只。休整时,把棉衣脱下放在火上烤,那些虱子噼里啪啦掉进火里,烤干净再穿上,浑身舒坦。说到这里,他的脸上竟浮现出一种满足的神情。

“现在的生活多好啊!”赵老突然转了话头。他看着在场的我们,声音格外笃定,“有馒头,有炒菜,有粥喝。那时候,朱老总他们也吃不上这些。”话语里满是感恩。

住在另一栋楼的第120师老战士王夫诚,那年91岁。他轻声说:“当年是太行山的小米养活了我们,现在大米养我们到老,想想革命带来的好日子,我们很知足了。”
这些老八路的生活向来朴素。之前,上级要为他们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婉言谢绝了。王老说:“够住就行了。”

听着他们的讲述,我心头一次次被撞击。这些话语没有华丽辞藻,却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望着两位老八路的眼睛,我仿佛看见太行山巍巍,看见硝烟里的呐喊,看见鲜血染红的土地。我的心,随着他们的回忆,也回到了那片光荣的土地。

那里走出了八路军,走出了千千万万的英雄。那里有牺牲,也有希望;有苦难,也有信仰。英烈们把青春、生命交给了祖国。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用行动书写了最厚重的篇章。

他们的青春留在了太行山,他们的精神照亮着今天的我们。

“旗 语”

■张傲文

情感兵站

每当阴雨天,爷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受伤的腿就会隐隐作痛。可他从不喊疼,只是默默揉着膝盖,望向远方。儿时我总爱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起195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美军炮火像下雨一样,阵地上的土被炸翻了一遍又一遍。”说着,爷爷用手指比划炮弹的飞行轨迹。“土是烫的,雪是黑的……”爷爷说这话时,手不自觉地攥紧,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寒冷冬日,似乎手指的麻木与弹片的灼热依旧可感。

那时候,官兵坚守在阵地时,总会看向飘扬在高地上的那面战旗。“旗在,阵地在!”官兵的话铿锵有力。一次战斗中,旗杆被炸断了。“不能让它倒!”爷爷吼着冲出战壕,把旗杆立了起来。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战旗在爷爷手掌摩挲的那枚军功章上,也在他讲述的战斗故事里——被硝烟熏黑,被弹片撕裂,依然高高飘扬在抗美援朝战场某个高地的上空。

新兵入伍宣誓那天,列队走到操场上,我第一眼就看到了那面鲜艳的八一军旗。阳光照着鲜红的旗面,五角星和“八一”字样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宣誓开始,我举起右拳,一种别样